

三國誌十一

孔明定計捉張佗
馬超大戰葭萌關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平定漢中地
甘寧百騎劫魏營
下周易管轄衣機

楊阜借兵破馬超
劉備自領益州牧
伏皇后為國捐生
張遼威震道遠津
左慈擲盃戰曹操
討漢賊五臣死節

共二十

2119
12



特
2119
12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一

聖嘆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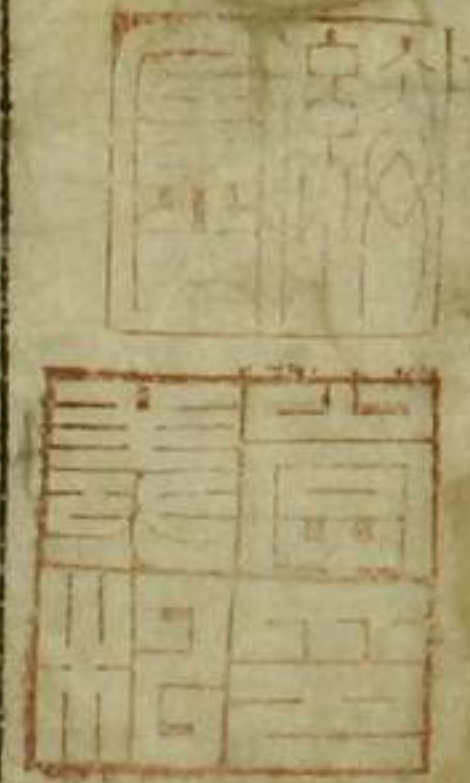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在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平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鎗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捉活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為獨奇

玄德獲張任正當為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為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



譖殺劉縯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懷怨以待人也
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
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
若張任者則真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爲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馬騰
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
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
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
乎子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
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
錫未加操之逆未露而操之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

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
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而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
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
爲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莫不疑楊阜不得謂
之智矣前旣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玄德此
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
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
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爲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
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
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

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
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
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
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揚氏王
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
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
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
也而尋原溯委遂忽然夾敘隴中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
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
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

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

只因一箇斷頭將軍引出無數降將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

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投降有

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斷

殺一場

省事亦省筆○以下按過翼德一邊接敘玄德一邊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

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眾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

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軍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

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

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

上既寫翼德此又寫黃忠

玄德從之

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

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燄騰空蜀兵

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上寨次日引

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

若孔明未來便能攻破雒城便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一
不見孔明周計之妙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放軍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來讀至此又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於接筍處故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

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張將軍來得突兀來得奏巧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同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有得他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於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為已降者獎又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不從黃魏却在劉張一邊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

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
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
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
之後又是兩個降將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
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
成都見主公告急維城求救於成都便為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
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於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
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
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呐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
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
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黃忠魏延
得張飛亦抵張任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兵從江邊殺出當先一
方見下文孔明之妙

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
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此來亦來得突兀來得奏飛問軍師何在雲
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甚妙二人擒吳懿回寨張
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
飛下馬來參軍師不向孔明一邊殺來却從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
到玄德具述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
一箇降將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
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
畧不可輕敵又借吳懿口中寫張任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
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鴈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
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鴈橋南五六里兩岸

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金馬橋可為落鳳坡各禮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

截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欲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

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

雲伏於金馬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折斷却勒兵於橋北

遙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

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

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璋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

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妙在不整不齊過

金馬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

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汝何人

敢不投降天下惟愛用的人最會說大話不但張任見孔明軍伍

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

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

後趕來過了金馬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兵在右衝殺過來張任知

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折斷了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

一軍隔岸擺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走不五七里早到蘆

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

葦裡用長刀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為城邊林木各禮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

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

飛大喊一聲眾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

趙雲軍降了又是一箇降將軍是省筆法一齊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

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

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

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說降是硬漢便說實

第一才子書

第一才子書

話是直漢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到是斷頭

將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

張君忠勇死猶生

夜夜流光照雒城

高明正似天邊月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鴈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祭

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

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

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開門投降又是一

軍却斬他人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

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人張翼也敘明在後玄德得了雒城重

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

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捷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

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先

外郡便先撫外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

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

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眾且

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

最善便令寫書遣人逕往成都前張松致書於玄德致不過來今却

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眾官商議從事鄭虔獻策

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土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

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

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

擊之備可擒也亦似李左車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聞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

者每每吃虧每每

事為之一嘆

正議問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折開書視之其略曰
昨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
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
出城劉璋既不聽鄭度之策又不即從法正之言猶豫不決正是劉表袁紹一流人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
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方正一同領兵當下
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支江人
也上書與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今所親為仇而致欲結其仇以攻親者矣親既變仇而欲仇反變親不亦難平為之一嘆和曰雖然與我有讐劉備
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
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打
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敘張魯却放下張魯接入馬超蓋為馬超接

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嶺筆法逼真龍門惟葭城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
人求救於夏侯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
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
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
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韋康出降兩相映襯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
降非真心也將韋康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留一人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正是相反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
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將馬超用楊阜與後文玄德用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為軍官此時一以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
洮乞告兩箇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
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
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

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安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
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楊阜思報其主當與
許貢之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
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計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
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
已暗約下梁寬趙徧兄若肯與兵二人必為內應方知所薦二人敘母
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
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箇女丈夫可敘乃與
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為裨將趙
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口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
欲報韋康之讐吾想子趙月見隨馬超今吾與兵超必先殺吾子奈
何亦有謀及婦人而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
不先者趙昂是也

况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又一箇女丈夫趙昂乃決
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
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眾當以夫人為主帥馬
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
子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
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快射○敘與阜以中
表兄弟而相援備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
一戰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
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
昂殺來馬超急回時雨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隊
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命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
如其來却照應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
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徧立在城上大罵馬超

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並至觀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殺了韋康一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人若不繫牢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謂室於怒面市於色者也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斬之姜敘又送了一箇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趙又送了昂妻王母親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前文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弟

七人皆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七箇兄弟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起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隨後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徑往漢中投張魯此處方接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會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袁術欲婚呂布而不遂前後遙相對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伏筆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為後文楊松正直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

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荆州九郡為謝一實一虛又相映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閭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讐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塔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

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為讐劉璋亦與張魯為讐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

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者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間之一張魯之自間之耳

蔡瑁在荆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操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志異於備矣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為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為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蹠腴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為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

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為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為水而為火矣曹操徒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

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為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為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無以相成

却說閻圍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口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董承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為後文歸張魯本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冤家撞着對頭人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虔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亦有不省處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已不一日人

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
今兩段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
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
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教鳴
金收軍便有愛李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
明日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
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
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來前面魏
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
龐士元報仇矣姓張的射死了却尋著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又是
降將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
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

降費觀不疑李嚴便是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今若
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一箇玄德遂入綿竹商議
分兵取城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
遣馬超與楊栢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接筭玄德大
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
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
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孔明伴作不
聞妙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
來方可與敵爲後文開公此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
操百萬之兵照應四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
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
皆知渭橋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非等閒可

比雲長且未必可勝純用反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
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
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守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一箇孔
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陣望葭萌關進發魏
延哨馬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
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
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
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
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
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
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
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

人張飛在此抵得一張通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
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
弟且休去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勾三次到飛
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
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
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
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眾在玄德眼中玄德嘆曰人言錦馬
超名不虛傳又在玄德眼中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
戰先當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
馬超西地錦惹動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
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來
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

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
 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
 合不分勝負殺得好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連翼德都恐張飛
 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
 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箇再戰玄
 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
 兩箇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寫第二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
 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
 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
 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好聞與好飲一般既馬超亦換了馬
 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槍
 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

立誓可稱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
 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裡去原來馬
 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鎗在手
 卽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此戰許諸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妨比
 及銅鎗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
 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
 陣一鎗一箭借作收科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
 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極會做人馬超聞言親自斷後
 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
 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
 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是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
 可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

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楊松極貪賄賂
 主公可差人從小路徑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於張魯
 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言事定之後保
 汝為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今其撤回馬超兵待其
 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賞金珠
 從小路徑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
 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那是金珠在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
 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只好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張
 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
 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張魯又遣人去
 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
 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讐不肯臣

於漢中

全是金珠說話

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

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

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

出下三箇難題目馬超

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

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金珠

物極是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

心不想金珠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

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

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

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

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甚奇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

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

我照應前文 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

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

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

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李

來得奉巧恰好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

做了孔明替身 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

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

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欲為肉醬須與李恢昂

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

蔣幹一見周瑜辨明不是說客李超曰吾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

恢一見馬超妙在自說是說客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

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

留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

中則日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讐而

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荆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

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

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用超頓首謝曰公言

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下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

蓋叱退李恢舌劍可以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

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會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公何不背

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

之方季破婚之恨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

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

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

蜀將劉駿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
玄德在城上欵待馬超喫酒未會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
前張飛顯過本事却用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
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
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禮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
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
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
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
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
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箇請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
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
姓董和曰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

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損於
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為無用之別名
而不精明之為無用也劉璋非忠厚之無用忠厚
失豈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眾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
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
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於皓月乃
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
預兆為玄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憤
也後來勸漢主出降即此人劉璋當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
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為過哭踰城之許靖亦進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
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
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
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來以舌辨難

角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
 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賞印綬文籍
 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
 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實話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
 殺建成示吉皆是也兄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
 之變至於如此為之一嘆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
 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
 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齒赦
 蒯通即此意也玄德親自登門
 請二人出仕不獨收二人之心
 正欲收眾人之心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
 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
 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耳主公若以婦人之
 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箇做奸一箇做
 惡定是商量停當玄德從之設一大

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
 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遷劉璋於公安與曹操遷劉璋於青州正
 為不
 同耳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以名爵嚴顏為前
 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
 義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羸
 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
 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先封新降之
 臣然後封舊
 日之臣皆是諸葛亮為軍師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
 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
 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
 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若
 功高至此
 方纔受封
 良是不易遣使賞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一千疋

賜與雲長所賞西川從征之將遂念荆州守之臣蓋不有留其餘

官將給賜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既收土心軍民

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

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服不

宜奪之為私賞也蕭何強買民間田宅以日汙為過情忌之玄德大

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

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

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

用刑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

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

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雖毗之

怨無不報復二句內包着無數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

明曰昔主公困守荆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輔翼遂翻然

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劉

璋而用猛是猛以濟寬過法正聞之亦自斂戢法行而知恩恩

玄德正與孔明間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

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

教就稟伯父此事不必有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

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玄德只恐雲長性

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雲長問曰

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折開視

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
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
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
焉惟冀明察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

正欲孔明將自己推高以

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

以下按過西川荆州

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
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
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

玄德方纔得采不

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

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爾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
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
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
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
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
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
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
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當不住今日之偏舟江上

又妙在無人攔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為然豈但在一國為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為之解曰獻帝為高帝後身伏后為呂后後身曹操為韓信後身曹操女為戚姬後身華歆為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為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為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知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臥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為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為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為魏之樓則箕山亦為唐之山潁水亦為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為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為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為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為國戚矣國

威不足懼以權臣為之則可懼權臣不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為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為死之已晚也然尤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為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彧與攸之為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仗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州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奪不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幸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

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盜鈴權從之召諸葛瑾

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荊州保人本是魯肅文

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使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立德立

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立德曰何以答之

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

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實人何處得此急淚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

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

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兄既假哭弟亦假應一兄一弟

俱不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立德呈上孫權書立德看了怒曰孫權

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

小已被騙去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

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今孔明哭拜於地妙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

第一一書

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
將荆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孔明白做好人却教玄德作難人妙玄德再三不肯
孔明只是哭求三箇人都是粧腔做勢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荆州
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
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
弟性如烈火吾向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白做好人妙瑾求了書辭了
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立德
書曰皇叔先許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吾主
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大漢疆土
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
書來我却只不還後文使伊藉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瑾曰今吳侯
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

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却之而不言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
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
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會一般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
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
了哥哥却為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淚哭此是真哭玄德
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
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瑾不得已
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
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然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
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子瑜是實心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
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曾會
管瑾曰主公所言極善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

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
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之只是不肯寫承攬。逐回官吏孫權大怒
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
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尋着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
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
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卽
進兵與夫勝負奪取荊州便了中人沒法勉強孫權曰正合吾意可
卽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
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
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有
借債的請中人如何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
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

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
宴請帖上定寫翌日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
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
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
道吾怯矣若是怕討債不吃酒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
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極寫關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
親陷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極寫關雲長曰吾於干
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
鼠乎下戰書且不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
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
如無縛雞之力於渾池會上觀秦國君臣於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
者乎公乃合廉藺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准條

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
 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先准備候客的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
 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
 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砲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
 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
 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
 風中招颭顯出一箇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今日演單刀赴船漸近
 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西大
 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魯肅驚疑接入庭內敘
 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
 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
 荆州暫住約於取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還得無失信

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似周瑜對肅曰

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

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荆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

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前說玄德不肯還此說雲長曰

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寸之資今

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畧答他兩句妙在畧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

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念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

所托足以圖後功而皇叔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貪而背義

恐為天下所恥笑唯君侯察之此將玄德與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

非其所宜與也玄德推關公又推玄德關公對諸葛瑾之詞嚴

正妙在不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

也何得推托乎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

長身上去

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忽來周倉一語是

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

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借周倉倉會意先到岸口把

紅旗一招閃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

肅手伴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

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做不隨魯肅

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

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關公把臂不獨魯肅雲長到

船邊却纒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

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英臣若小兒 單刀赴會敢平欺

當年一段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瀟湘

雲長自回荆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

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南

議起領國之兵來取荆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

會來忽於此頓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荆州之兵移兵向合肥馮須以

處借作一頓拒曹操以上按東吳一邊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叅軍傅幹字彥

材上書諫操書畧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

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成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

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

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眾頓長江之濱儻賊悉

險深藏使我土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

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前次虛言南征竟似特為荆州作按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

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合荀攸曰不

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諺九錫已貶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矣

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又將前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

罷魏王事荀攸之諫而遂止也曰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

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

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帝君所謂政由操怒

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

不爾願垂恩相捨語極軟又似極剛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

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

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天子血詔尚且無成皇后

復何用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

矣照應二十卷中事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

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忠相去天壤乃即召穆順

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

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

托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

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國戚是奸國戚宦后乃修書付順

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巾詔髮中書迨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

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眾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

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

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士只存劉備一順曰皇丈可

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

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原
 來卓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處穆順回過曹操問那裏去
 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害真因病欲求醫國手耳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
 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
 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
 之時宜其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
 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好
 順操連夜點起甲士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董承事泄後又自不同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
 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
 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
 心膽俱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於敢

收皇后璽其不收傳國璽者幾希矣伏后情知事泄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
 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
 不知歆教用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
 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曹操搜穆順之髮華歆捉后曰望免我
 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
 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郗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
 龍頭郗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兇則是
 狗頭馬頭矣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
 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
 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今之
 富貴人者此此寧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頭
 皆是我甚危之不復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椽足不履地終身不肯
 相連

任魏歆出而寧不出是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
伏皇后一事極似間筆却不是間筆後人有詩嘆華歆曰

華歆當日逞兇謀 破壁生將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 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 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愉貪富貴 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
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
也為天子不能此一甲士擁后而去帝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
郗公如聞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
拏伏后見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
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捧打死讀至此令人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

子皆斃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
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何如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
與陛下為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
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后可
皇后亦有何榮國丈可以殺得國丈亦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
有有貴而操猶以女為后已為國丈耶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
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
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
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

雖親乃外籓鎮守之官許褚雖疎見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
入仁乃不敢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一偏有不數
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
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見謀欺弱主 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
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已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
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

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
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
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叅
軍而為康報讐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
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為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
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眾遠行疲敝跋涉江
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眾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
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
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搏望新野
葭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

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托知足以爲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荆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荆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荆州則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伴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走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

三篇讀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城都之景曆有歸於逍遙津之脫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向不使鬼幸當之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箇寨棚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米賤豈患米之不足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裡大兵擁入曹兵

大敗曹兵第退見曹操怒曰汝二人行軍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
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操次
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即引
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
且如此之懼又向心八蜀耶早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
為後文不欲攻蜀伏下一筆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
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初進便
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下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
褚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
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着
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滅
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

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
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
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
賊矣前欲退是真退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
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
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
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若楊昂依得楊任楊昂曰公不往吾當
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曹楊任止不得勝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
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前孔明借箭時有江
時有山中大霧前有賊此無賊者只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扎
下下文敘事情景而賊已在其中矣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但聞人
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
到抵得一篇大霧賊

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互相錯

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火在霧中則為紅霧五寨軍士

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

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

郃兩箇占了寨柵若非大霧曹操亦未必能勝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

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箇交手被張郃殺死

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

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若非張衛無用曹操亦未必能勝張衛楊任

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自己逃走了却推在別人身上張魯

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

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一楊任何能為張魯取

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

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

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

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

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兩箇姓楊的都死了只剩一箇姓楊的去送東川也

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

商議張魯此時何不修書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

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

臥病不曾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在閻圃口中補照張

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

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照應五

軒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

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綏關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晃事揚奉而操欲得之龐德

事張魯而操又欲得之一則使人往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

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

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諸

中誇獎武藝預為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

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

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前玄德欲得馬超孔明想着楊松今

曹操欲得龐德賈詡亦想着楊松今曹操欲得龐德賈詡亦想着楊松今

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當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

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

軍校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令披

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

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

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又棄

糧總為欲得龐德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

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

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

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與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

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

某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見金便喜不獨看了密書甲

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

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編是受賄人

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明曹關圍苦諫張魯

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

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

德

德

德

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此
借是滑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人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
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
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愿拜降此時忘却曹操親扶上馬
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
松之言為實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竟信為真者往往如此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
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
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與鄭度勸劉璋一樣意思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
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
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與劉
糧正相彷彿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
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

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金甲只
德不想直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
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
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劉璋能取張松張
之關比聞圍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
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賄賂之於張魯無
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
倉庫之心優禮相待米賊終以封魯為鎮南將軍閭圍等皆封列侯
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祭酒師君之大賞
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與殺苗澤後人有
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

積德金銀總是空

家未榮華身受戮 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
 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征之勢必瓦解智者貴於
 乘時時不可失也一言取蜀曹操嘆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龐復望蜀耶
初畏山川險峻得龐已出望外借知足而止兵亦是老賊假語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
 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
 守關隘不可犯矣一言不取蜀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
 不動以上按下曹操一邊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
 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立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
 曹操自退立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肥懼孫權也今我若
 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前是假割三郡遣舌辨之士陳說利害
 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立德問誰可為使伊

籍曰某願往立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可知

前番不遣人知會是明明愚弄諸葛瑾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

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為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

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說得所有荆州南郡零

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前以立德容

以開公容身為辭總是活脫法今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

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荆州全土有此一說又為後文權曰汝且歸館

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

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肥亦是上計

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

桂陽三郡此時關公並不作梗則知前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

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

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

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肥以充軍實今可
 先取皖城然後攻合肥操之憐張魯以錢糧為重權曰此計甚合吾意
 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
 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又補叙幾却說
 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一面
 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
 蓋蓋皆為蜀中所使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
 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
 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
 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
 神速也類是也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
 鐵練貫矢石而上甘寧可謂拔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

箭林一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

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
 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肥不出呂蒙所算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
 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
 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讐照應三十又見呂蒙
 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
 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果卓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
 定縱步出口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
 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
 人分於兩下與劉備劉璋一樣光景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
 至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讐今日
 何以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寫凌統真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

攻合肥三軍盡發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
傳涕送木匣一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合肥木匣與南郡是
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肥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
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教將帖與李典樂進觀
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
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守者有以戰為守者以
守者有以戰為守者以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甘凌不睦魏有張
李不睦彼此相對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眾我寡難以迎敵不如
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
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
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
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橋與孔明斷金雁吾與樂文謙擊

之曹操只教兩人出戰一人堅守今却二人俱李典領命自去點軍
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
進發望合肥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
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張遼本說兩人誘敵一人埋伏
是變化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
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砲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
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讀
此為孫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
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一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
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讀至此又為
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
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

飛過橋南與玄德檀溪躍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 又見吳侯敗合肥

退後着鞭馳駿騎 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玄德檀溪之奔是出水登岸孫權逍遙津之走又舍陸從舟

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

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此時逍遙不得逍遙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

越橋而孫權能越可見權之實邀天幸也稱帝已北於此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

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

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小兒便害怕大人原不必眾將保護

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

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孫權却說張遼聞

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取恐合肥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

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則

日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就下

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

為後文張本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 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曾連一矢為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為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為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乎

賈復怒寇恂恂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讐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讐讓讐不足奇而以讐救讐乃足爲讐者之所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過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爲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彧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尙論者當以攸爲魏之謀士而以琰爲漢之忠臣

袁譚袁尚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惟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不與植皆爲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爲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爲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

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能入與

曹操當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奈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熱鬧中早笑其銷滅不留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今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以趣而左慈有膽于吉索命而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箇左慈

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為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

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實諸所無左慈其借空柑點化曹操乎漢家蕭鼓魏國山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丘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為空即知現前之亦是空不待脫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而未嘗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屢次以不戰為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

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為上曰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敗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一可當百則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甌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或破敵而後飲或先飲酒以壯膽皆妙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為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

眾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効死力南人本是用甘寧將酒肉

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鷺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為號

前為錦帳賊今又為鷺翎軍矣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扳開鹿角大喊一聲殺

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

鐵桶相似不能得進既寫甘寧有膽又寫曹操能軍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

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

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遠能北小兒夜哭甘寧能使北軍夜驚一揀聲勢甘

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

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驚鼓聲喧震地來 吳師到處鬼神哀
百翎直貫曹軍寨 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

萬歲歡聲大震鼓笛之聲北銅鈴響時又是一樣氣色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

權扶起携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張遼嚇小兒不若甘寧嚇老賊非孤相

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

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寧善將兵權善將將次日張

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

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陳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

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箇鬪到

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

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

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

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曹休明寫甘寧暗寫妙甚兩

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一

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寧不是以直怨耳且說曹操見樂進

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

江邊來寫曹軍甚是聲勢時董襲徐盛二人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顧諸軍各有懼色無用人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

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甘寧百人在白晝白日更難于董襲在船上令眾軍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

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脚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

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寧不畏死而不死襲不畏死而竟死有不幸焉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

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寫數處軍馬分頭交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

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

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前張遼所斷者橋也今許褚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殺了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

又殺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

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又殺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論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

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管難救主尤難又殺出來

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論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管難救主尤難又殺出來

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路水軍權曰吾虧周泰三

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之主

勇可賈遂輪鎗復翻身殺八重圍之中又殺救出徐盛又殺二將各

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

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

交戰被樹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於龐德與祖茂之見殺於華

雄前後遙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

盡正慌間忽對江一宗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

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此路軍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後奪戰

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初有甘寧之劫營後有陸遜之來救中間役與賴有

兩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

痛至切令人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

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臣之感君有君

之感臣亦涕泗縱橫曰卿兩番相救照應十五不惜性命被鎗數十

層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

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贊周泰正言罷令周泰解衣

與眾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

之周泰具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若欲以瘡疤換酒

不痛不能飲矣若但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飲是日周泰大醉權

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為顯耀得無數瘡疤換權在濡須與操

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

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權從其言

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

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

發大兵上船回秣陵

以上按孫權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

許昌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眾官曰汝

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

崔琰之阻魏王

更烈於荀彧之阻九錫荀攸之阻稱王

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

昔彧荀攸不同其罵而崔琰能罵與二人不同廷尉

琰虎目虬鬚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

自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鬚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

伊周莫及宜進爵為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為魏王曹操

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讓之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

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

郡蓋魏王官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征

張繡時死於皖城照應十八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日植

四曰熊自稱魏王便是其子實莫之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

王后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為後嗣植一

母所生而操獨愛植又與袁紹表不同紹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

與表是以其母起見操則但以其子起見耳

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

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

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

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成的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

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詡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

答耳詡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言簡而意妙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

敗敗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曹操以青梅鮑劉梅孫權以至中途挑擔役柑子饒老聃前後映射成趣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眾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驚龍先生能使身輕今此先生能使擔輕更是奇幻眾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鳥角先生鳥角紫虎相射成趣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前以空盒賜荀彧可謂一報還一報一笑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曹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有柄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此之日汝以何

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魏入我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點化好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萬羊丞相斗酒皆不及矣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峩峩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張角三受天書三卷矣然張角以此扇惑天下左慈以此點化好雄又自不同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道下卷名人道天道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道能穿山透石人道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此句便是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看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銅雀臺上解兵柄恐人謀害今若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要修行便没人謀害矣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

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罵之。衛馬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

左右拏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

左慈時却躬躬熟睡全無痛楚三拷吉平之威至此全無用處操怒命取大枷鐵釘

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卧於

地上並無傷損杖繫揚虎之威至此又無用處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

坐於地上面皮轉紅先生面皮紅昔獄卒報知曹操取出問之慈

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于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老賊奸計亦有無可奈何

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

立於筵前眾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群臣四方異

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

慈曰有何難哉將虎鬚且不懼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

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假龍真肝是假是真

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詭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

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

筵前以水噴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空中有花花即雄眾

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刻庖官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

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愈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

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温州之柑節已化實成空松江

之鱸何妨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

自無入有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眾官視之果是四腮鱸魚

赤壁賦中曾有之矣操見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

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箇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

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

視之一字不差書在張松腹中不過記問之奇操大疑慈取桌上玉

書在左慈盆內更見幻術之妙

第一才子書

孟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
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將酒分爲兩半奇絕自飲一半將一半奉
操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遠殿而飛當讀列仙傳飲可
爲蜂杖可化龍則
孟之變焉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官門去
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當爲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
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
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此虎衛將軍之威至
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
小童趕着一群羊而來慈走入羊群內羊亦可名褚取箭射之慈即
不見褚盡殺群羊而回却將群羊出氣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
頭在地上作人語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轉在死羊腔子上極小
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
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轉活趕將來了斷頭之羊既可活剖
所之龍亦未必死小童

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正與前慢步而小
行相對成趣小
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拏左慈
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嬾衣穿木履先
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百箇孫行者變化之法不
謂三國志中已有之開動街市操令
衆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
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箇
左慈一萬致而有萬殊
借羣羊隱幻甚趣或乘白
鶴退舉幻甚趣甚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白鶴憑殿而飛白鶴自
空而至相映成趣或
正月也早爲七
十八同伏線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
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甘寧百騎是真
輩是疑鬼疑神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 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前卷方寫一左慈此卷又接寫一管輅左慈術之幻者也管輅數之真者也術之所變令人不可測識數之所定亦令人無可奈何誠知其無可奈何而竭智盡能以圖逞其欲者亦復何為哉故不獨左慈之術所以點化老賊而管輅之數亦所以醒悟奸雄

當龐統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時先有紫虛上人八句讖語以爲之兆今當夏侯淵未死曹丕未篡漢之時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讖語以爲之兆此皆以前之間文爲後之伏筆者也乃紫虛八

句合作一篇公明八句分爲兩段紫虛則劉瓚在見公明則許芝引來紫虛則畧其生平公明則叙其往事或畧或詳前後更無一筆相犯所以爲佳

金禕若能先約劉備俟操之出救漢中而後舉事則備自外來禕從中起其事未必無成而惜乎其發之太驟也雖然事之成敗不足論而其忠肝義膽實可對后土而告皇天矣見此五賢之有異於三傑乎史官仍魏史之舊誤書爲耿紀韋晃等謀反伏誅大爲背謬自綱目正之曰耿紀韋晃討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於千古矣

或謂許昌失火之事管輅不先言則曹操不預防操不預防則操可以出漢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無成矣吉平管輅一醫一卜而吉氏一門忠義管輅爲操防灾毋乃管輅之卜不若吉平

之醫乎雖然此不足為管輅咎五臣之舉火數也管輅之言失
火亦數也曹操聽管輅之言亦數也數之既定無可復逃但在
奸雄則當思一定之數以戢其篡竊之心在忠臣則不當因一
定之數而沮其報國之志耳

元宵起義董承先有其夢而金禕乃實有其事是前之夢早為
後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約先有吉平饒酒於前乃有二吉舉火
於後是後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餘回而盧實相生
父子相繼斯亦奇矣至於馬騰為漢名臣之後金禕亦漢名臣
之後而騰之事泄甚遲禕之事發甚速吉邈吉穆為父而死馬
休馬鐵亦為父而死而馬氏三人合在一處吉氏三人分為兩
時其照耀史冊者參差不同種種各異更是可觀
觀耿韋五家之僮僕而竊嘆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

以一秦慶童泄之而五家僮僕七百餘人竟無有一人泄其事
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橫傳而田橫之
五百人賴以傳乃五百人傳而田橫愈以傳君子於五家僮僕
之賢而益信五人之賢為不可及云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群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群屍皆不
見百化為一又一化為百空真是仙家妙理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
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 獨憑遁甲自遨遊
等閒施設神仙術 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
曰大王會聞神卜管輅否一箇起課先生又薦出一箇起課先生不
道也操曰久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之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

人也容貌醜醜好酒疎狂其父曾為瑯琊郎丘長輅自幼便喜仰視
星辰 卜必兼星不知 夜不能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鴿尚自
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
及稍長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 下兼星星 瑯琊
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
子春曰輅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 以兵戰者以酒
亦欲以 酒壯膽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
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君旗鼓相當於是與輅講論易理
輅豐豐而談言言精輿子春反覆辨難輅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
不行 晉人清談 子春及眾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為神童後有
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蹙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
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

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不慮也
曹操聞之幸想起董貴人 郭恩等涕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
伏皇后之事當為寒心 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 正與曹操 其子又患心痛 若曹
是心痛當是心黑心 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
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
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
棺中有角弓及箭本俱已朽爛輅令徒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
子遂無恙 能以卜治病則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
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窩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
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 左慈能取百中之書管輅能 其一
曰舍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
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窩也其三曰殼殼長足止

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管輅能猜燕卵蜂取龍肝魚膽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

急往追尋皮肉尚存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

存左慈能使死羊復活管輅能使失牛復得又相映成趣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

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

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

舍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烏錦體朱衣羽翼玄

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王印有囊山雞有毛與劉邠大驚遂待為

上賓一日出郊間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

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為誰輅曰

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此是相術之驗汝貌美可惜無

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

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

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

來日賁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奕棋一人向南坐

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衣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奕興濃

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

切勿言是吾所教管輅幼時能觀星于天畫星于地今老人留輅在

家次日趙顏携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

松樹下盤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着棋不覺飲

酒已盡左慈飲酒食肉雨星君亦飲酒食肉想仙家原趙顏哭拜於

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

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

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一酒一脯換了八十

年之壽則淳于髡所謂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滿篝滿車者不為過也同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不然

必致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鶴相映成趣趙顏歸問管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

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一人輅曰散而為九合而為一也化眾左慈眾左慈只是一左慈能

何憂父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為人卜以上忽借許芝

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輅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

再何必為憂操心安病乃漸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卜曰二八縱橫

黃豬遇處定軍之南傷折一股為夏侯淵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輅

卜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為曹下篡操問其詳

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操欲封輅為太史輅曰命薄相

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

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王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

皆治世之臣也皆事亂世之奸雄者也管輅不肯直操問休咎輅不

肯盡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 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卦幽微通鬼竅
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壽 自覺心原極有靈
可惜當年奇異術 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

操不信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

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劉立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不從

兩邊叙來却從曹操一邊聽得省筆之甚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為耿紀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為夏侯惇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在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金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昌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與董承等田射鹿而不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照後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禪乃漢相金日磾之後金日磾之後與馬伏

素有討賊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二人同至金禪宅中禪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求開口禪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携感德非淺先用反言禪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上晃佯驚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禪曰吾與汝交厚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被二人挑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為耳妙在不便正禪大怒耿紀韋晃見禪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待他再明禪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禪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

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未結外援而先謀二人

聞之撫掌稱善禕曰我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見居城外

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

次各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

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馬騰與馬休

處寫吉平與吉邈吉穆分作兩處寫一耿紀韋晃大喜金禕即使人

密喚二吉須臾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

國賊一忠臣之後又有兩孝子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

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

看營中火起趁看百姓點燈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

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董承是先奉詔而後謀舉事金禕

面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

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即

發使賞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

董承正月十五之夢夢疑是真五人對天說誓歃血拜盟與董承家

金禕正月十五之夢夢疑是真射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

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四家僮僕共只推圍

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

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

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

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真箇金吾不禁玉漏無催百忙中偏有閒筆王

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

起在元宵還疑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聲連天

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

遂望西門而走射不殺王必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

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

童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

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對王必問王必與呂布在

正是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

反王必意中尚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

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百忙中又寫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

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百忙中又寫城中原來夏侯

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札是夜遙望見城中

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

天明既寫曹休一邊又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

殺死金禕二吉之死只在耿紀一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

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耿紀二人被手下百餘人皆殺殺夏侯惇

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王必夜裏但知有二人天使人

飛報曹操操傳令殺將耿韋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少皆斬於市并將

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五家之外又波及夏侯惇

押耿韋二人至市曹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

作厲鬼以擊賊劊子以刀搨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

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二人之烈後人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豈見賢 各持空手欲扶天

誰知漢祚相將盡 恨滿心胸喪九泉

夏侯惇盡殺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

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林火許都汝等亦有出

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

者一十七書

者一十七書

者可立於白旗下眾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
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下令教盡拿立於紅旗下者眾官各言無
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拿出漳河邊斬之
死者二百餘員老賊至此心愈毒手愈辣矣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
許都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
鐘繇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
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
五級銅印銀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變更官制愈是冀國之兆曹操
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以上按下游旨一邊却說曹
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
飛自與雷同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為先鋒領軍哨出正
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

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提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
三合斬夔於馬下將有大敗必有小勝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
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
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
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
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郿郡聞神卜
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將管輅語照應誰知不是此一員却是那一員也吾疑此
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
惑其心哉不信卜亦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
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
吾視之如小兒耳但日彼丈夫我丈夫可耳乃日我丈夫而彼此去
必擒之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

正是

自古驕兵多致敗

從來輕敵少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